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

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

二人佐禹有功因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益稷。稷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言是彼誤耳又合二言於平陶謨謂其別有稷稷二篇皆由不審而曰古古文交爲說耳

小曰

曰

曰

陶謀九德故吁
禹亦曰當言禹狂

言二患

孜孜

拜而數辭不言欲侍君事一臯陶所陳言已思曰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臯陶曰

吁如何

問所以致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

子乘四載隨山

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樵具木開通道路以治

也既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樵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

至海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

鼈使民

鮮食之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

魚鹽徙山林不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

丁由此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言禹功甚

疏帝曰

汝昌言

正義曰皋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

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

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

車積漂空

四種之

隨

衆

木通道

治之與爲所進於

肉爲食也。我又通汝七

其以澹以至於川水。

王於種五穀進。

衆人難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從有之無。交易其所。活

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從有之無。交易其所。活

積於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

治理之政。我所欲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

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臯至當言。▲正義

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

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

以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傳拜

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

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

羊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

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曰孜孜不敢怠

情。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傳言

天下至水災。▲正義曰。昔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瞶

天下至水災。▲正義曰。昔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瞶

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
精神昏瞶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因此水災
也傳所載至治水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
之害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
夏書曰禹泄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
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楫山行即橋也遙徐廣曰
楫一作輦王輦直輦車也尸子云山行乘輦泥
行乘輦好也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輦山行則楫
反居足毳行如其楫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
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
云楫或作輦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楫謂以鐵如
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
楫木器也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
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
徒有此言也輦與毳爲一標以焉一古篆
形字體改易誤者不同未知施

治水此經乃三隨山刊木刊

水治不傳於

九州故云道行九州之山林

五年左傳

井埋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

傳云除木曰槎故

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匪斂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

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

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

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

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

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

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安九州

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五記云匠人為溝洫報廣

五十二報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

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
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
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
言使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
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
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
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
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
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
故使川有魚鱉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
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
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治稷種菜蔬艱厄之食稷
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

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積者近
者居魚益近山者居於木也。居積者近
徙有之無

者謂徒我所行往彼
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
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
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為米糗遺
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
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
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
己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
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禹曰都帝

慎乃在位帝曰俞

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惟動丕應徯志

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天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照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

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兪

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疏

禹曰都至曰兪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已

匡難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正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

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生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譙而言曰吁

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

言乎此互相親近也

傳言慎至直人

正義此禹重戒帝受上慎下慎也

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上學云
爲六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
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後然
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後待至帝志。▲正
義曰後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
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
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
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
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
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
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
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
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
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

其志心入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若身

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

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

象

欲觀示法象之服制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

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

作會宗彝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

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

火爲火字粉若粟冰采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以五

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

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士。得兼下下不得。借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急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臣

以成仁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

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欽四鄰庶頑讒說。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勸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

為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

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二結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

以刑

疏

帝曰臣至威之

正義曰帝以馮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

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

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之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

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容其

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說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必無得

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而後更言。其言不可
朝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德勅之。其職事哉。汝
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議
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汝當察之。
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
者。又提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持
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
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
也。又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
當承父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
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以臣之所為。傳言
大體若身。正義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耳目。大
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
為大。故舉以為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
左右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
為慮。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

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欲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為之故言汝為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布力至為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宜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傳欲觀至服制▲正我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傳日月至旌旗▲正義曰相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長

在星下摠上三事為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賁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摠名也。下云作服。故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必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

龍首卷然以袞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主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身龍章為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毀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為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龍彝樽彝鳥彝

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節。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圍。鄭司農云謂圍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蓋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爲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

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締爲國、者華之中、以給皆
以締貴而給賤、是締精而給廢、故葛之精者曰締
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
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締者、蓋於時仍質、暑月
染締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
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
於裳也、天之太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
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
臨山取其能與雲雨、龍取其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
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
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
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
鬯搏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
米也、締讀爲肅、肅、緜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
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

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主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謂龍爲裘，宗彝爲毳，六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爲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紱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襲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飾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

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雉為首華蟲即

鷩雉也鷩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鷩是亂毛

故以鷩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締繡之義摠

為消帖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大迴未知所說誰

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

明故傳辨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

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

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

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

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

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

古卦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

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五

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

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羊蟲等者在上一句藻火

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爲於藻
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
弁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
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
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
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
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
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
明以五種之彰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
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
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
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
自粉米而下亦是有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
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

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示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

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

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

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

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

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

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

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

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

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

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

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怠怠則改而修之

此治理忽怠之君所願聞也之樂之感人深和易

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得理以此樂音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改當為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律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山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知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

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
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
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

近至察之 正義曰因命云惟子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

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勸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
之辭故勅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

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捷之書之此與以
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

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
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

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
有此言文王卅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

此官也 傳當行至其過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
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以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射禮有序。實以賢詢衆。曰善之義。是。可以曰善。惡也。咎。捷。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也。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正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正。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豨。侯。二。正。鄭。玄。注。去。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豨。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鷄。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

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伊赤質，大夫布侯，士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摠上三者，侯以明之，摠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天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則不從教者，則以刑戒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爰摠之書之，罪或太故以刑戒之。

禹曰俞哉帝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

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
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
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

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
敬應上命而讓善

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
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

位優劣
共疏故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

是好丹朱堯子
舉以戒之傲

虐是作罔晝夜頌頌

傲戲而爲虐無晝夜
常頌頌肆惡無休息

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

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

辛壬癸甲

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

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

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

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

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薄，道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以不者一人，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踞

不得就官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言天下

善惡分別

汝治水之功有

疏

禹曰至惟叙

正義曰禹既得

次序敢不念乎

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

又言當擇人充滿天下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

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

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

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

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

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

不兵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

取不勤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

管試驗不知臧否則尋良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

無功之人既成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
 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虐是其所為
 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領領然恒為之無休息又
 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誦決於室家之內用此之
 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
 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
 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
 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
 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
 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
 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地
 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
 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段
 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蒼禹曰天下之人
 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古之叙故也受其
 戒而美其功也

傳光至廣遠
 正義曰堯典

十一
 卷之

之序訓光爲亮即此亦亮充言充滿天下也
據其方向即四隅爲遠至于海心舉極遠之處言
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
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
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
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
衆賢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
功能事用是舉賢用入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
人見爲國君故今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
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
別善惡則無遠近偏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
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
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

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名舟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

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舟朱反之故傲戲而為虐也頌頌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

晝夜常頌頌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

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

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舟朱乃習於無水

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

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舟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

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子

創若時力勤治水則舟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

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

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

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

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

之者創其行之意耳 車創德至善公 ▲正義曰

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十七年
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
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
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於朱之惡故不可不
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
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立云登用之年始娶
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
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
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
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殯而得為昏者鯀放而未死
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交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殯
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
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
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
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
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

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太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千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關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立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四面方各五千里四而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所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只萬國之封焉備用要服
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
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个州分而
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
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
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
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
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
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
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疇至于圻內則子男而
已鄭云禹弼成五服而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
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
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
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
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
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
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
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
爲謬矣 傳薄迫至帝室 ▲正義曰釋言云逼迫
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
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十戎六蠻謂之
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
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
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洽欲以共弊帝室故也
傳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
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
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
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
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 傳九州至分別 ▲正
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
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

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涵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皋陶方

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故皋陶勸行其九德

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

義曰此經史述

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勸行九

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

美之▲正義曰皋陶爲帝所任備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

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

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
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皋陶
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
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
經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
解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夏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夏擊拊敵所以作
止樂搏拊以韋爲

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聲此舜廟堂之樂民
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
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

推先
有德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
樂各有祝敵明球弦

鍾簫各
自互見

笙鏞以間鳥獸跄跄

鏞大鍾間迭也吹
笙擊鍾鳥獸化德

相率而舞
踳踳然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韶舜樂名言
簫見絃器之

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夔曰

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尹正衆

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
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疏 夔曰至允諧正義

曰臯陶大禹為帝設謀太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
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

曰在舜廟堂之上夏啟擊祝鳴球玉之聲擊搏拊
鼓琴瑟以詠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真祖考之

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
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

竹管擊鼓鼓合樂用祝止樂用鼓吹笙擊鐘以次
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踳踳然堂下之樂感亦

深矣。蕭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鳴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夏擊至明之。▲正義曰：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爲祝，祝，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背上，有刻夏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夏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夔解之釋樂云：所以敵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夔。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今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鐻刻以木，長一尺，櫟之。夔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爲止。夏敵之木名爲夔。夏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廴其說皆爲然也。惟

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楛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嘏是樂

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
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
球三者皆摠下樂標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歌當標
耳四器不標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

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
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
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
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
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
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
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
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
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傳
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
歌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歌其事是
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所祝歌也言堂下堂上合

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歌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歌兩見其文明。球鐘鐘篇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鑪也。管也。琴瑟在堂鐘篇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鑪大至踰蹠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鑪。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鑪大也。孫炎曰鑪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踰蹠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踰蹠然亦是舞也。禮云几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踰蹠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詔舞至率舞。▲正

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鷓鳳其雌鳥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瓠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踳踳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相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也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皇與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

樂偏令歌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天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 傳尹正至太平 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宋摛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認用臣之法未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

帝庸作歌曰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

臨民惟在順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時惟在慎敬

工熙哉

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皐陶拜

手稽首。賜言曰：念哉！

大言而疾曰賜。承歌以戒帝。

率作

與事慎。乃憲欽哉。

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勸其

職。屢省乃成。欽哉。

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勳終以善無懈怠。

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續賡

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

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

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帝拜曰：俞往欽哉。

拜受其歌。

戒羣臣自今以疏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

往勸其職事哉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

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

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

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

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勸其職事

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勸終之哉乃績載

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

哉眾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

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眾事悉

皆墜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

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勸其職事

哉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

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自戒之矣。不忘也。勅是正齊之意。故
為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
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
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傳元首至乃庶。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傳三
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
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
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
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
眾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職。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與事對上。起哉天子率
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
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
屢為數也。顧省攸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
毋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為
戒。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

傳亦以廣爲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
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服肱義未足
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
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
言成其義也傳叢勝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
勝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勝摠聚小小之事以亂
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
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隨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
重戒也庶事萬事
爲一同而文變耳

尚書正義卷第五

尚書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

隨山濬川

刊其木深其流

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玉以是功

疏

禹別至作貢正義

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其大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

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常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水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者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瘠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而貢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曰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

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
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
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
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
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
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
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
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
史抽入夏書，或仲虺始

禹貢

禹制九州貢法



禹貢正義曰此篇

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土
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弱水至
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涇及也。自導弱水至
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敷
同至成賦，中邦揔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
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

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據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摠然禹功成受錫之事

傳禹制九州貢法

正義曰禹

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

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

禹敷土隨山刊木

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洪水汎濫禹分布治九州

奠高山大川奠定也

之士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岳大川四瀆定其

疏

禹敷至大川

正義曰言禹

差務祀禮所視

分布治此九州之士其治之

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使流其水水土既平

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埽卑使知祀禮所

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

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

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

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
之於時平地畫爲統際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
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
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
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
其家明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
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正義
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
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
嵩岱衡華恒也太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
大爲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
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五
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
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貢賦役載於書

疏

冀州

之次以治爲先

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治故治水皆從下爲始
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
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
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
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
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
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
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
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
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
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
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
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
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

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太略爲
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

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至於
書。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爲其
先治水先從冀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

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
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

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
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

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
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爲異其意亦同

也。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傳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傳

口至而西。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
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

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
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
疆界爲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
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
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
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
岳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
焉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
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
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
皆治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
爲郡名岳太岳在

太原西南

疏

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

曰太原原之

山南曰陽

疏

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
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

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北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此說循地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懷底績至于衡漳

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疏

傳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

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

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壩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

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

肅云衡漳
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疏

無傳

塊至而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

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

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

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

故不得

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之序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

賦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

既除土

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

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

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

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

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

堯舜爲大貽小貽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
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
弱收穫有多少得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
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
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
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
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
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
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
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
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
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
上有下上下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
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
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
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

有差降即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外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方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疏傳

之至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者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以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

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
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
王異名義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
當然也 故道大陸之地

已可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維

新作

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

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

滯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
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

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
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

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
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施大陸在

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
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

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焚焉遠卒
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距鹿絕遠以爲汲郟修武

縣吳澤也。寧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鳥夷皮服

海曲謂之鳥居，鳥

除

除

傳海曲至害除

▲平義曰：孔讀鳥爲鳥，鳥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遼絕不

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鳥，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鳥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禹夾

與孔不同。河逆上，此州齊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用，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疏

傳碣石至餘州。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

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

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

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

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

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遠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

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

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入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

政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
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晉揚二州不言
阿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
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
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
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
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
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
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
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
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
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
河之西西河之東南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
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丈
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
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

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而以肥瘠爲等
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
人功修否故令賦從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
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
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
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
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其
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
言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疏

兗州

傳東南至正義曰此

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
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
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
名云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翼翼近也濟河
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
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河南其氣燥勁

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心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強
梁故曰荆荆疆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
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
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
本

九河既道

州河水分為九道在此

疏

傳河水至此是

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
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
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埽至河之西畔水分
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
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
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眾起故云
徒駭太史禹大使徒眾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
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
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
蘇流也簡大山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

治之苦繁繁苦也。鈎盤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詩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又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

成平之南簡梁鉤盤在朶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
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向爲
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
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關八流
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關八流
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井使歸於徒駭也雷

夏既澤澱沮會同

雷夏澤名澱沮
二水會同此澤

疏

傳雷夏至
此澤

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
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澱沮會同謂二
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
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既降

丘宅土

地高曰丘大水去民
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疏

桑土至宅土
義曰宜桑之土既

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
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正義曰釋丘云非

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

丘宅王與既蠶運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

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注

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

永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厥土黑墳色黑而厥

以其免於厄尤甚故記之

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

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

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

地美矣而田非上厥田惟中下田第厥賦貞貞

者為土下濕故也

也州第九賦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象

正與九相當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下

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舉州為第

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萃與第九

尚六
十一
三男

州相當故夔文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

為貞見此意也乃有賦法始得貢

他州疏傳治水至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

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

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

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

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

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

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

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

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究

州平究州平在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

舜受終之年也地宜漆

桑梓織文錦山之屬疏傳地宜至貢焉正義曰

盛之篚篚而貢焉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

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縉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屢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漂于河

順流

曰浮濟漂兩水名

疏

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漂水出東郡東武陽

因水入水曰達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漂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

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台舟而陸行也揚州云公
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公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
入四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
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
浮于濟經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
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
浮汶入濟以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疏

青州傳東北

達于河也

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築東境

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

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

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

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

嵎夷既略維淄其

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道

嵎夷地名州功少曰略

疏

傳嵎夷至故道▲正義曰嵎夷地名即堯

典宅。隅夷是也。隅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惟夷為水。多。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

用功少。焉略也。地理志云：雖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

山萊蕪縣原山，東北入海。厥土白墳。海濱廣斥。也。言

復其。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

斥鹵。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海畔迫闊，地皆斥鹵。故云。厥田惟上下。厥賦中

上。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絺，細葛也。錯，雜非一種。岱

畎。絲枲。鈔。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王者。岱

疏。傳：畎，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澗。徒，澗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

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泉
麻也銀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

故貢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厥筐屨絲

屨萊筐

瑟

疏 傳屨桑至瑟弦

▲正義曰釋木云屨桑山桑
郭璞曰拓屬也屨絲是蠶食屨桑所得絲翻

中琴瑟

浮于汶達于濟

疏

浮于汶 ▲正義曰地
理志云汶水出泰山

萊蕪縣原山
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淮

沂其又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

疏 徐州傳二
水至種藝

正義曰入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
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

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
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

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
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苾苾故藝為種也
大野

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水所傳曰豬
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野傳文

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
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

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
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

可耕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包土黏曰埴漸包土

黏至叢生正義曰埴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
埴謂之埴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

卦象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種也孫炎曰物叢生曰
苞齊人名曰種郭璞曰今人呼叢者為種漸苞

謂長進叢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賦第五厥

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

土直以白茅茅取其

疏

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

絜黃取王者覆四方

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

色土以為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

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

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直以白茅用

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絜清也易稱藉

用白茅茅色白而絜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

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

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

謹絜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

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

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

有此說故先儒

羽畎夏翟
騂陽孤桐

夏翟翟雉名羽

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
也嶧山之陽生桐中琴瑟

疏

傳夏翟至琴瑟
正義曰釋鳥云翟

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來之
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旒折羽為旌用

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泗濱浮

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淮水中見石可以為
磬蠙珠名淮夷二水出

蠙珠及
疏傳泗水至美魚
正義曰泗水旁山而
美魚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

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
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
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
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
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
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

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
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厥

篚玄織縞

玄黑縞縞白縞織細也

疏

傳玄黑至當細

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外
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縞也史記稱
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縞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

海惟揚州

北據淮南距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

疏

揚州

傳彭蠡至此

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

疏

正義曰彭蠡是

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雁為彭蠡是

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
而南正月而北存忠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
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

故稱陽鳥及月所居
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

吳南大湖名言三江
已入致定爲震澤

疏

傳震澤至震澤

▲正義曰
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

秦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南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
太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

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
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爲震澤也下傳云自彭

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
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

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
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

揚州敷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
具區即震澤則浸敷爲一案餘州浸敷皆異而揚

州同者蓋揚州浸敷同處論一條湯既敷箭篠
其水謂之浸皆其澤謂之敷一條

大竹水去
已布生

疏

傳篠竹箭湯大竹
正義曰釋草云
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蕩竹

李廵曰竹節相去一丈曰蕩孫炎曰竹闊節者
曰蕩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爲小竹蕩爲大竹
厥

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
喬高也

疏

傳少長曰夭
喬高也
正

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
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

塗泥

地泉
濕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

九賦第七
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

疏

傳金銀銅也
正義曰金既

摠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爲
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湯其美者謂之鏹白

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鏹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
別名及其美者有也鏹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爲金三

品者銅
三色也
瑶琨
篠簜

瑶琨皆美玉

疏傳瑶琨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

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瑶琨美石次王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波羽鳥羽
毛旄牛尾木楨梓豫章

疏

傳齒象至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

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

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

莫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

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

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故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

菴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梗梓豫章此

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

於島夷卉服南海島夷傳南海至葛越正

此島夷卉服草服葛越義曰上傳海曲謂之

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合

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

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

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

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

教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

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厥篚織貝織細紵

以給天子之官與凡異也貝織細紵貝織

傳織細至水物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

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

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

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

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

外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

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歛

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包橘抽錫貢小曰橘大曰抽其所包裏傳小

不常正義曰橘抽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抽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抽猶詩傳云大曰鴈

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裏

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

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

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抽也文

在篚上者荆州橘抽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

也三肅云橘與抽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

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

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采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

錫

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公

公江入海自海疏傳順流至入泗正義曰文十

入淮自淮入泗疏年左傳云公漢沂江沂是逆公

是順故順流而下曰公公江入海荆及衡陽惟

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荆及衡陽惟

荆州北據荆山南 **疏**荆州傳北據至之陽 **正**

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

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

其南至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

山南也 **疏**傳二水至宗尊也正義曰周禮太宗

尊也 **疏**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

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

百九江
而地勢
待其

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
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
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
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
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湍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
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
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九江孔殷，江於此
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九江孔殷，州界分
爲九道，其得流傳江於至之中。正義曰：傳以江
地勢之中。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
九，猶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
道，訓孔爲甚，殷爲中。言其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
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
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
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
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

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
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
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蜚江三曰烏白江
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
提江九曰菡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水
沱傳沱江至故道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
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
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
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
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
所謂沱也潛則未聞家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
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
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
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
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

至捷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
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
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
都水縣掇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
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太穴中通峒山下西
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
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
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
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
荆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
移易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
江漢出者皆曰沱潛直地勢西高東下難於梁州
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
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

作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

疏

傳雲夢至

義曰昭二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
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
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
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
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
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
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
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
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
有高丘水去可為耕作畝畝之治

厥土惟塗

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
三人功修

厥

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土所出與
揚州同

傳土所
至州同

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
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

第皆以當州

貴者爲先也 杔 幹 舌 拍

幹 栝也 柏 葉 栝 身曰栝

疏

傳 幹 拍 至曰栝

正義曰 幹 爲 弓 幹 考 工 記 云 弓 人 取 幹 之 道 也 以

拓 爲 上 知 此 幹 是 栝 也 釋 木 云 栝 拍 葉 松 身 陸 機

毛 詩 義 疏 云 杔 栝 栝 漆 相 似 如 一 則 杔 似 漆 漆 也

栝 括 拍 皆 木 名 也 以 其 所 施 多 矣 栝 木 惟 用 爲 弓

除 弓 幹 莫 若 栝 礪 砥 砮 丹

礪 細 於 礪 皆 磨 石 也 砮 石 中 矢 鏃 丹 朱 類

木 故 舉 其 用 也 傳 砥 細 至 朱 類 正 義 曰 砥 以 細 密 爲 名 礪 以

礪 爲 稱 故 砥 細 於 礪 皆 磨 石 也 鄭 云 礪 磨 刀

石 也 精 者 曰 砥 魯 語 曰 肅 慎 氏 貢 楛 矢 石 砮 實

連 云 鞞 矢 鏃 之 石 也 故 曰 砮 石 中 矢 鏃 丹 者 丹 赤

故 云 朱 類 王 肅 惟 箇 籥 楛 三 邦 底 貢 厥 名

云 丹 可 以 爲 采

箇 籥 美 竹 楛 中 矢 幹 三 物 皆 出 雲 夢 之 疏 傳 箇 籥

澤 近 澤 三 國 常 致 貢 之 具 名 天 下 稱 善 至 稱 善

善

正義曰筩籥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筩籥籥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筩籥是兩種竹也肅慎

氏貢楛矢知楛中矢幹三物皆正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

之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包抽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包抽

傳抽包抽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匣之字皆從匭

匭亦從匭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

州厥包抽從省而可知也匭莖月茅匭匣也

縮酒疏傳匭匣至縮酒正義曰匣是匭之別名匭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匭故用

匣也周禮臨人有菁菹鹿藿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菁也菁菁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其

璣大珠
有光可
以爲鏡

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蔭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藝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能

玄纁璣組

此州樂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纁類

傳此州至

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又爲纁五入爲絳

七入爲縹，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縹、緇之間，其六

入者是深玄縹之法也。此州染玄縹，色善，故金首

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薄，說佩玉所

懸者，皆云組綬，是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

組綬，相類之物也。水中龜不常用。傳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

錫命而納之。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

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髀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

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龍下而言

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

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

疏

浮

江沱潛漢

正義曰：浮此四水

荆河惟豫州

南

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字誤耳

至荆山北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山陸渾山洛山出上洛山澗山

兩池出瀍出河南北

疏

豫州 傳伊出至入河 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

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河他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

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榮波既豬

榮澤波水已成遇豬

疏

傳榮澤至遇豬 正義曰沈水入河而溢為榮

榮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

其時波水已成遇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

不澤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

萊澤在其縣東言在萊澤縣之東北馬鄭王本皆
作萊播謂此澤名萊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
戰于萊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北有
云此萊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
河北蓋此澤跨河道荷澤被孟豬荷澤在胡
南北多而得名耳傳荷澤至被之▲正義曰地理
名在荷東北水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
流溢罪被之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
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
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
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
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存傳爾雅
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土惟壤土墳壚高者壤下厥田惟中上厥

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
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采絺紵厥

筐織纊

細

纊

傳纊細絲
候死者屬纊

正義曰禮度大記
以俟絕氣即纊是

新繇耳繇是
細故言細繇

錫貢磬錯

治玉右曰
錯治磬錯

繇

傳治玉至
正

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
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
之南西距

黑水 梁州 傳東據至黑水

正義曰周禮職方
在豫州界內此梁州

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
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岷嶓既藝沱

潛旣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
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

繇

傳岷山
至荆州

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前

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岷山

山，西漢水所出也。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

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

既前，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祭山曰

之地，致。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

功可藝。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

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

地之名，致功可藝。厥土圭月黎。色青黑，其地

藝與平互言耳。厥土圭月黎。而沃壤。傳：色青

壤。▲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

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田

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

出第七，第九，三等。傳

田

傳

鬣織毛
鳥之

第至三等

▲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

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

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

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

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玉名
鏤剛鐵
砮傳璆玉至

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

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熊羆

貔織皮貢四獸之

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

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罽罽也舍人曰罽謂毛罽也

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罽爲罽織毛而言皮

者毛附於皮故

以皮表毛耳西傾因和是來浮于潛渝于

沔西傾山名相水自西傾山南行

因相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

傳西傾至曰

▲正義曰

下文道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
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
相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相水出蜀即蜀
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
知南行幾里得相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
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
入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疏**

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

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

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

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自所治也正

絕流曰亂釋水文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

孫炎曰橫渡也東據河龍

門之河在雍州傳西距至州西正義曰禹

其州西疏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

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道雍自南向北
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
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所言得其實也徧檢禮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
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
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
於西河千里而近是弱水既西導之西流
河相對而為東西也傳導

合黎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
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
其西涇屬渭納屬遠也水北曰納
下也言治涇水入於渭
疏傳屬遠至

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
毛傳云納水涇也鄭云納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
面望水則北為內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納
知水北曰納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

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峽頭山
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漆沮

既從澧水攸同

漆沮之水已從入渭
澧水所同同之於渭
傳漆沮

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
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駟

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
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

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
渭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

扶風郿縣東南北荆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
過上林苑入渭也荆岐既旅此荆在岐東非荆

州之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
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

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據與上荆爲二故云非
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

德縣南南條荆山在燕郡臨
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
終南傳物至于鳥

鼠

三山名

疏

傳三山至相望

▲正義曰以荆岐單

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
治意象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
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
原隰底績至于

猪野

下隰曰隰猪野地名言皆致功

疏

傳下隰至致功

▲正義曰

云猪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猪
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
隰地從此致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西裔之

居三苗之族大有
次叙美禹之功

疏

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
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

典云：窟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橐駝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夫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厥土惟大有次。叙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疏

傳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外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
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
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少多。治
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
此非水。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傳
定也。

琳至似珠。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
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

而似珠者必相傳

驗實有此言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西河順流而北
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

城河關縣西南。衆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

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

禹治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

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門在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或誤為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會于

渭納

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疏

傳逆流至西上

正義曰

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自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

搜西戎即叙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叙美

禹之功及

疏

傳織皮至戎狄也▲正義曰四國皆

戎狄也末以西戎摠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摠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

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鬃從之此是羌鬃之屬
禹皆就次叙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
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
西戎也王肅云崐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
戎西城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二孔傳不
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崐崙爲
山謂別有崐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導岍及
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岐至于荆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
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疏

導岍及岐

▲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
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

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
之傍所有水皆治訖也因魯州在北故自北爲

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
禹貢之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

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
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
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法列嶓冢爲次陽
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
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
可知故省文也 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荆岐
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
更從上理說所治中川首尾所在揔解此下導山
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
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
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 逾于河 此謂
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 梁山
龍門 傳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
西河 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
龍門西河言此處山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
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在冀州太正義曰地理志云
岳上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
岳上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

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隰縣東是三山在
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析城至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
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
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

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
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
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

此東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疏傳此二至言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
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
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
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路
汾凍在壺口雷苦太行。經底柱。圻城。濟出王屋。
淇近太行。恒衛濬。施。濼。易。近。恒。山。陽。石。之。等。也。
西

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
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

山疏

傳西傾至南山。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
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翼縣南。言在

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
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
者皆雍州之南山也。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

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熊耳外方。瓶
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熊耳外方。瓶

相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潒州。洛經熊
耳。傳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

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疏

傳四山至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

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
穎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
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
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
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
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
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導

導 潘冢至于荆

山 漾水出潘冢在梁州

疏

傳漾水至荆州
正義曰下云潘冢導漾梁州

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荆
州以荆山爲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内方至于大

别在荆州漢所經

疏

傳内方至所經
正義曰地理志云草山在江夏竟

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

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疏

博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

岷嶠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

沙相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

荆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過九江至于敷淺

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

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在揚州豫章界

疏

傳言衡至章界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

從首
自山
也

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岍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岍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岍山爲首。末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岍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有博陽山。古文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以爲敷淺原。

導弱水

至于合黎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圖

導弱水

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

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

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

行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謂與洛俱入

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

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橫石山。非河上。備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橫石。言

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傳合黎至沙東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

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

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

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

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

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

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

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

沙之東，不得餘波入于流沙。弱水餘波西導

在其西也。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統

傳黑水至南海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二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

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正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道守河

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統施

功至通流 **▲**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砥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

山或空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
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冰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
邪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
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
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
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
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

行東至于底柱

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孟**傳孟津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

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濶古今東過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傳洛汭至

北行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

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

書音義有巨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

瓚言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水名入

傳降

澤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韋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

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

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
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
之共此鄭曾臆不可從也又北播爲九河其溢在兗州界
比分爲九河以殺

同爲逆河入于海

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

疏

傳同合至叙之▲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

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嶠冢

導漾東流爲漢

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疏

傳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至

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嶠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

云逾于兩入于渭是河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河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河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河水下尾小

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別流在荆州

疏

傳別流在荆州

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荆州過三澁至于大別三澁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觸

滎南

東匯澤爲彭蠡

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東爲北

江入于海

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復爲北江而入海

疏

傳自彭至入海▲正義曰

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爲三江既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也

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
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
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
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
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
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
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
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
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岷山道守江
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東別爲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疏

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

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

傳澧水名

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

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

田

孔以合黎與澧皆

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趙辭曰淮余佩兮澧浦也

澧亦爲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爲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流

傳

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東

地北會于匯地溢也東溢分流

流

傳

地溢至彭

地言匯地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

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地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東爲中江入于海有北有

之與會史異文耳正義曰地理志云南

知傳有北有中南可知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無湖

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導沈水東流

為濟

泉源為沈流去為濟
在溫西北平地

○

傳泉源至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

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

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
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入于河溢

為梁

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
並流數里溢為梁澤在教倉東南

○

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
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必河濁
濟清南出

還清故

東出于陶丘北

再成

○

傳陶丘丘再
成▲正義曰

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
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地理志云定陶縣

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蒹蒹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

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道道淮自桐柏桐柏山在

南陽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之東疏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

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傳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

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

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道道滑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

處此山遂名山曰疏傳鳥鼠至出焉正義曰釋鳥鼠滑水出焉鳥鼠同穴其鳥為鵲其

鼠為見李巡曰鷦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鷦鷯如人家鼠而短尾鷦鷯而小黃黑

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雄雌張氏地

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至京北北公司空縣入河東會于澧又東會過郡西行千八百七十里

于涇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

名亦曰洛水傳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出馮翊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

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

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止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

水又謂之溱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

沮溱者別也彼溱即扶風溱水也彼沮則未聞在宜陽東之西導洛自熊耳

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

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隩既

宅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條源九澤既陂

九州治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

土穀其修治言政此和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東土俱得其正謂

壤墳廬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減則三壤成賦中

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義曰昔堯遭洪水

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摠叙之今九

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

之山刊槎其木株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

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使溢矣四海之內

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

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

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

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十

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

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摠結之

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

言所同事在下四陲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

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室為居，至其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隘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之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從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莫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餘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而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障障也。傳四海至化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未

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示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亦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文俱至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壙還復其壤墳壙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壙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

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
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

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
常自以勸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錫土至朕行 ●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
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
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既
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勸我德為先則
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
故叙而美之 傳台我至行者 ▲正義曰台我釋

詁文夫子建德由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
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
地名賜之姓以彰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
以汜曰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

爲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與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勸其立意也。常自以勸我德爲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勸，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勸其德，則民豈敢不勸之？人皆勸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

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

注

五百里甸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

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彌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就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丈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

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
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今
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
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
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
爲斥候二百里內備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
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
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而
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
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立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
者主治田故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
者禾稟曰總入之供餉

國

傳

甸服至國馬

▲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

摠馬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

爲其首故云甸服之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銓積
禾稟曰總皆送之故云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

馬周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銚

銚禾穗

謂

也

傳銚刈謂禾穗

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銚獲禾鐵

也說文云銚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銚刈用銚刈

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銚

三百里納秸服

服稟役

少刈故以銚表禾穗也

○

傳結稟也服稟役

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

安而稟結之設結亦稟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稟

易於送德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稟粟皆

送則秸服重於納銚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

之外斟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

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

當稟粟別納非

是徒納稟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

傳所納至者多

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稟

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盛

遠輕而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
近重耳疏傳甸

服至服事正義曰侯聲近侯故為侯也襄十八

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

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

為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

是服百里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疏傳侯服至主一

事也正義曰采訓為

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二百里男

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邦男任也任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曰男

王者事疏聲近任故訓為任任王者事任受

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三百里諸侯

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同為王者斥疏傳三百至一名正義曰

侯故小三為一名疏經言請侯者二百里內同

為王六百斤侯在此內所諸侯正事同故合三百五百

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

疏

正義曰綏安釋

詁文要服去京師曰遠王者政教以文教要束使服此
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
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
云以文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
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王崩諸侯為名彼云先
王之制則此

三百里揆文教

揆度也度王者文
教而行之三百里

服舊有二名

皆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訓揆為度故

疏

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

服諸侯揆度王者

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
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疏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

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爲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五百里要服。

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疏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爲要。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

里蔡

蔡法也。法二百里而差簡。

疏

傳蔡法至差簡。爲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

正義曰蔡

里夷也訓平也言守平常然三山名爲茲不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遠差復

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要

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爲荒忽

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以法

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緝也其意言蠻是緝也緝是繩也言蠻者

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

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緦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

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坑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一

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之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爲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

五千里傳流移至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

流

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

不服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古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至五百里矣特有其教去王城千里六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甸服相距爲

方六十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其之舊制之禹弼之每服之間交培五百里而至于五千里其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九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雲馬旣去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王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案字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五馬貢之

城山川冀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庶周漢
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為距方直而計之
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
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
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
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
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
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
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
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
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聲教

勅入也補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訖

于四海禹錫之圭

詔

佩成

公玄色為功

故堯錫玄圭以彰疏東漸之文與漸入海西被顯之文天功成

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圭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漸入至朝見

▲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爲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爲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方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開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

▲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叙其事高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

也。大禹謫舜，美禹功云。
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注疏卷第六